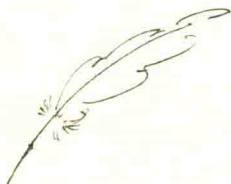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德]考茨基 Karl Johann Kautsky ● 著

莫尔及其乌托邦

Thomas More und Seiner Utopia

关其昉 ● 译

王志涵 ● 校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莫尔及其乌托邦

Thomas More und Seiner Utopia

[德]考茨基 Karl Johann Kautsky | 著

关其侗 | 译

王志涵 | 校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尔及其乌托邦/(德)考茨基著;关其侗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5.8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8509-8

I. ①莫… II. ①考… ②关… III. ① 莫尔, T. (1478~1535) —人物研究 ②莫尔, T. (1478~1535) —乌托邦—思想评论 IV. ①K835.615.1②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6941号

莫尔及其乌托邦

作者 (德)考茨基

责任编辑 王霄翎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5千字

定 价 49.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今丛编”出版说明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因应与西方政制相遇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我国学界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禀赋和志趣奋力移译西学典籍,翻译大家辈出。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典籍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偶然性。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典籍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选题计划,几十年来铢累寸积,至80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尽管这套汉译名著的选题设计受到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迫切感到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西学名著”翻译清单,首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虽然从重新认识西学现代典籍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

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问题的关键,於庚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传统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自 2003 年起步以来,迄今已出版二百余种,以历代大家或流派为纲目的子系初见规模。经重新调整,“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将以子系为基本格局进一步拓展,本丛编以标举西学古今之别为纲,为学界拓展西学研究视域尽绵薄之力。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 年 7 月

中译本重印说明

鉴于“社会主义”迄今是世界上强有力的政治观念之一，史称近代“第一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莫尔仍然值得学习思想史问题的人们惦记，尽管今年他已经离世 580 年……

莫尔爵士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生于不列颠王国的首府伦敦，幼年丧母，由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法官的父亲带大。莫尔起先在伦敦的教会学校学习拉丁文，14 岁那年 (1492) 进牛津大学学习古希腊文学，逐渐迷上了柏拉图、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与如今的许多家长一样，老莫尔认为儿子学古典文学没前途，逼他改学法学。16 岁那年 (1494)，莫尔转入林肯法学院 (LinconsInn) 攻读英国法，但他对喜欢拿哲学家开玩笑的希腊语作家路吉阿诺斯仍然爱不释手。

1455 年，英格兰爆发内战 (兰加斯特家族反对约克家族)，历时长达三十年——史称玫瑰战争 (1455—1485)。1485 年，兰加斯特家族的远亲亨利·都铎 (Henry Tudor, 1457—1509) 击败并杀死英王查理三世，夺得王位 (史称亨利七世)，建立“都铎王朝”。亨利七世即位后，开始致力打造绝对君主政体：强行解散贵族武装，拆毁城堡，设立星室法庭惩治不驯服的大贵族，与西班牙、法国、苏格兰、德意志等王室联姻，奖励工商业和航海业，建立起“一个专制而有效的政府”……亨利七世获得王位时，莫尔才 7 岁，他正好赶上了英格兰崛起的伟大时代。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莫尔就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当时的牛津大学已经有人文主义者任教。对莫尔影响最大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是 31 岁英年早逝的才子庇科(Pico, 1463—1494),莫尔不仅把他的作品译成英文,还撰写了《庇科传》。用今天的话来说,所谓“人文主义”就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典籍为祈向的“古典主义”。不过,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所谓“人文主义”还表征着如今所谓“民族国家”(其实是独立王权国家)的兴起。毕竟,复兴古希腊罗马典籍与西欧各王国的智识人决意摆脱罗马公教的控制有关。

“人文主义”的兴起还与资本主义商业化文明的兴起有关——英格兰在走向绝对王权政制的同时,也在走向商业化文明。1509 年,年仅 18 岁的亨利七世之子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继位。在这位热爱“人文主义”的年轻君主治下,30 岁出头的莫尔在伦敦市行政司法长官秘书任上长达八年(1510—1517),两度受英王委派,到荷兰等地调停伦敦商人与当地商人的商务纠纷。在此期间,莫尔写了两部书,一部是用英文写的《国王理查三世本纪》(*History of King Richard III*, 未完成),另一部是 1515 年用拉丁语写成的《乌托邦》——原书名其实很长:*Libellus vere aureus 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 de optimo republicae statu,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 (《关于最佳政制状态和新岛乌托邦的既有益又有趣的真金之书》, 1516)。

莫尔在思想史上留名,靠的就是他不到 40 岁时写下的这部《乌托邦》。据我们的教科书说,通过颂扬新岛乌托邦的贤明制度,莫尔批判了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理想。《乌托邦》设想的“最佳政制状态”实行财产公有制,公民没有私有财产,按需分配,每十

年调一次住房,在公共餐厅就餐,穿统一的公民装,经济政治权力一律平等,每人轮流到农村劳动两年……官员由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职位不得世袭……居民每天劳动六小时即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余时间从事科学、艺术、智识方面的游戏活动……在新岛乌托邦,没有商品货币,金和银一类贵金属只配用来制造便桶溺器……据说,莫尔把私有制视为万恶的渊藪。于是,莫尔在思想史上不仅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也成了所谓“空想共产主义”的鼻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乌托邦》对圈地运动的描写成了证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生动材料。

《乌托邦》究竟以怎样的笔法“空想”共产主义呢?莫尔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作为“伦敦公民和司法长官”仅仅是在“转述”一个名叫“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的航海家与一个名叫“莫鲁斯”的人关于最佳政制状态的两次谈话。莫尔笔下的希斯拉德(而非莫尔本人)宣称,乌托邦岛国是 *optimus status republicae* [共和国的最佳状态],唯有这个岛国配得上 *res publica* 这一称号,在那里,无人拥有任何东西,但所有人都很富足。*res publica* 的含义译成英文就是 *commonwealth / public weal*,这意味着,没有私有财产的政制才算得上是 *res publica*。希斯拉德断言,只有在乌托邦岛国才有平等和公义,他抨击正在追求以商业化致富的西欧诸国,称这样的国家是富人的阴谋(*conspiratio diuitum*)——既然大不列颠王国就是正在追求商业化致富的王国,希斯拉德的谴责当然首先指向的是英国。

可是,我们不能把希斯拉德的观点当作莫尔的观点。与希斯拉德交谈的莫鲁斯(*Morus*,据说这个名字是莫尔名字的拉丁语写法)对希斯拉德的说法并不认同,他认为乌托邦人的许多习俗和律法实在荒谬。最让莫尔笔下的莫鲁斯感到荒谬的是,乌托邦人无需货币

流通就能够在一起共同生活。希斯拉德攻击追求商业化致富是“肆心”(superbia)的表现,莫鲁斯却认为,如果没有货币,国家生活的光彩和荣耀会荡然无存。他还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公共意见”(publica opinio),似乎追求商业化致富具有民意基础。如果莫鲁斯(Morus)就是莫尔(More)的化身,那么,莫尔的《乌托邦》就绝非是在“空想”共产主义,反倒是在为追求商业化致富的绝对君主政体辩护,甚至有可能是在教育年轻的君主——毕竟,亨利八世当时才25岁,而且十分喜爱人文主义式的作品。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莫尔笔下的莫鲁斯当作莫尔本人,即便有证据表明确如此。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对《乌托邦》中通过希斯拉德之口所表达的最佳政制观当真。《乌托邦》虽然是对话体,但莫鲁斯并没有与希斯拉德展开论辩——希斯拉德讲完之后,莫鲁斯仅仅说,关于最佳政制的话题还应该更深入地思考和讨论,然后就请客人进屋里用餐。这样的结尾使得《乌托邦》看起来像是柏拉图笔下的没有结论的对话。无论如何,虽然希斯拉德对乌托邦岛国的赞美充满激情,莫尔让他的这个最佳政制状态听起来不过是“世上并不存在的地方”(Nowhere)。如莫尔研究专家所说,由于莫尔在给伊拉斯谟的信中提到《乌托邦》时用的是拉丁词 nusquam(而非 utopia),因此,《乌托邦》有可能是一个不列颠王国的人文主义者的“打趣”之作——“希斯拉德所讲的故事貌似真实,但懂希腊语的人文主义者却明白它是虚构”^①。Utopia[乌托邦]这个虚构的希腊文语词由 οὐ(不)和 τόπος(地方)拼合而成(意即“乌有之地”),莫尔用这个语词未必一定意指的是所谓理想的政制状态,反倒有可能暗示:无论哪里

^① 米勒,“《乌托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清谈”(卢白羽译),见刘小枫主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册,华夏出版社,2010。

都不会有理想的政制状态。按此来识读,莫尔写《乌托邦》就不是在“空想”而是在“打趣”共产主义社会——把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渊藪不过是在调侃。

倘若如此,《乌托邦》就是拿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开的一个玩笑。莫尔没有想到的是,后人的阅读却拿他本人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乌托邦》中的希斯拉德被当成了莫尔本人。启蒙运动之后,莫尔的“打趣”成了“空想”……到了19世纪,一些欧洲的启蒙智识人甚至决心把“空想”变为现实。为了实现这一政治诉求,就有必要重新解读莫尔的《乌托邦》。第二共产国际的著名理论家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33岁那年(1887)写成的《莫尔及其乌托邦》一书,堪称重读《乌托邦》的代表作——值得提到的是,同年考茨基还写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

考茨基没有想过这样的可能性:莫尔“空想”的也许并非共产主义,反倒有可能是商业资本主义。即便如此,他的《莫尔及其乌托邦》仍然不失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有其独特的位置。即便今天重读《乌托邦》,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仍然有参考价值(英译本迄今仍在重印)。我们重印关其侗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翻译的《莫尔及其乌托邦》(北京三联书店,1963),为的是让我们重新阅读莫尔时有所参照,从而认识到:阅读古典作品时如果忽略古典作家的笔法会付出怎样的历史代价。

除订正大量译名以便与学界现有通行译法一致外,这次重印还订正了旧版中明显的错字和句子,调整了版式——凡此均为了让前辈的译品重获新生。

刘小枫

2015年5月

目 录

中译本重印说明(刘小枫)	1
第一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3

第一编 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时期

引论	7
第一章 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兴起	10
1. 封建主义	10
2. 城市	12
3. 世界贸易和专制主义	15
第二章 地产	26
1. 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热	26
2. 无产阶级	29
3. 农奴制和商品生产	32
4. 新贵族在经济上成为赘疣	34

2 莫尔及其乌托邦

5. 骑士阶级	35
第三章 教会	39
1. 中世纪教会存在的必要和其权力	39
2. 教廷势力的基础	47
3. 教皇权力的颠覆	52
第四章 人文主义	69
1. 异教和天主教	69
2. 异教和新教	76
3. 不信与迷信	81

第二编 托马斯·莫尔

第一章 为莫尔写传记的人们	91
1. 罗培尔	91
2. 斯塔普略顿	93
3. 克雷沙克雷·莫尔和其他的人	96
4. 伊拉斯谟	102
第二章 人文主义者莫尔	114
1. 莫尔的青年时代	114
2. 人文主义作家莫尔	116
3. 莫尔论妇女学习:他的教育学	120
4. 莫尔对艺术及自然科学的态度	124
第三章 莫尔与天主教	127
1. 莫尔的虔诚	127

2. 莫尔是僧侣统治的敌人	129
3. 莫尔在宗教问题上的宽容态度	134
第四章 政治家莫尔	143
1. 十六世纪初期的英国政治情况	143
2. 君主制论者和反暴君者的莫尔	152
3. 作为伦敦资产阶级代表的莫尔	155
4. 对《乌托邦》一书的政治批判	160
5. 憎恶暴君的莫尔为国王服官	169
6. 莫尔反对路德新教的斗争	172
7. 莫尔与国王发生冲突	178
8. 莫尔的灭亡	186

第三编 《乌托邦》

第一章 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莫尔	193
1. 莫尔的社会主义根源	193
2. 对《乌托邦》一书的经济批判	204
3. 英国宗教改革的经济倾向	214
第二章 《乌托邦》一书的版本和译本——它的结构	222
第三章 乌托邦人的生产方式	233
1. 概述	233
2. 批判	245
第四章 乌托邦人的家庭	256
1. 概述	256

4 莫尔及其乌托邦

2. 批判	262
第五章 乌托邦的政治、科学和宗教	270
1. 政治	270
2. 科学	274
3. 宗教	278
第六章 《乌托邦》一书的宗旨	283
译者后记	292

第一版序言

当我计划给《国际文库》叙述社会主义初期状况时,我认为,一本小册子就足以合并研讨莫尔和闵采尔两个人了。可是对莫尔的研究越深刻,就越是吸引我,《乌托邦》的作者就越使我觉得意义重大、引人入胜。我对这一工作毫无成见。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决不会因对莫尔的有利判断而有所收获,也不会因对他的不利判断而有所损失。因此,我如此醉心景慕这个人,乃是由于他的整个人格,并不是他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立场。我并没有忘却我作为批评家的职责;如有读者仍然感觉我对莫尔的叙述有所偏袒,我也可以明白地告诉他,这样的叙述与几乎所有其他莫尔传记比较起来还是冷静的,而这些传记也并不是出自莫尔的朋党之手。人们只要研究莫尔,就不能不对他产生景仰之心。

在英国有一大批关于莫尔的文献;莫尔已成了民族英雄。在德国除了一些专家以外,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莫尔的实质。但是,即便是英国人,到现在也还只认为莫尔只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和人道主义的学者,他们还没有开始意识到他的共产主义。

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对莫尔作更深入的研究,并为历史和传记的因素较原来计划留出较大的篇幅。由于不列颠博物馆提供给我有关莫尔的全部重要文献这个情况,更加坚定了我在这方面的信心。我希望我的著作这样扩充之后,或许可以补充德国社会主义文献中和历史文献中所存在的一个漏洞。

本书不是单供专家研究,而是供广大群众阅读的。我不能估计广大群众对产生莫尔的历史环境有怎样的认识,而没有这种知识,人们就不能理解他。但是,这种环境又是如此特殊,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交代清楚的,如想阐述明白,必须常常远远追索中世纪的历史。本书共分三编,引论即第一编就是为此而作的。

这篇引论我认为不可或缺,因为我的历史观点不是因袭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在这部作品中,我只偶尔引证了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零星的引证也不足以表示我在理论方面受益于他们两位。当我们汲取一个作家的某些事实和观点时,可以引证原文,加以证实,但当我们试图采用其整个研究方法时则不能如此。因此,在这里应当记住,倘使我竟然能提出一些新颖而值得注意的观点,应归功于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方法。

这些富有效果的方法为研究者每走一步都开启着从未有过的新奇眼界,应用这些方法研究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也显得分外有趣;这就使我在写本书时获得无穷的享受。深望本书内容对读者也和对著者一样,能够发生同样的吸引作用。

卡尔·考茨基

1887年8月于伦敦